武備志

先遜避殺亂世之事今古一轍

武備志卷四十二

戰畧考

唐　六

防風茅元儀輯

鄭祇德求救於隣道浙西宣歙遣兵赴之祇德饋之比度支多十三倍而將猶以爲不足宣潤將士請土軍爲導諸將或稱病不行或先邀職級竟不果遣城中各謀逃潰朝廷議選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無可

語者王式雖儒家子、前在安南有功、可任也、乃以爲浙東觀察使、召入問以方畧、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延引歲月、賊勢益張、江淮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六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諸道兵授之、裘甫分兵掠衢婺明台、所過俘其少壯、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劉暀曰、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

何如此豈在黃巢之下

府庫遣兵過大江掠揚州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進士王輅曰劉副使謀乃孫權所為未易成也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猶豫未決式軍所過若無人至西陵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欲窺吾所為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曰甫面縛而來當免其死式入越州送鄭祗德樂飲而歸始脩軍令於是告饋餉不足者息

用賊用將一賊務而成功可以杜情者之口

矣稱疾臥家者起矣先求遷職者無言矣賊別帥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　曰汝降是也當立效以自異使帥其徒爲前鈔　六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諜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及是式詐引賊將來降實窺虛實式悉捕索斬之嚴門禁譏夜周密賊不知我所爲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也官軍少騎卒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舉籍管內得數百人虜久羈旅困餒甚式

誤在此

既犒飲、又賙其家、皆泣拜讙呼、願効死、悉以爲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百匹、騎兵大足、或請爲烽燧以調賊、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爲候騎、衆怪之不敢問、於是閱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諸軍分路討賊、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脅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雅謂表甫曰、鄉從吾謀、寧有此困耶、收王輅等斬之、式曰、賊窘且

又少此不得大將偏將[illegible]體

饑、必逃入海、命羅銳軍海口以拒之、賊皆棄船走山谷、帥其徒屯南陳館下、衆尚萬餘人、浙東兵大破裘甫於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繒帛盈路、昭義將跌跌戡、令士卒敢顧者斬、賊復入剡、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諸軍圍之、賊城守甚堅、三日凡八十三戰、賊請降、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賊果復出、又三戰、甫等從百餘人出降、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之、式斬脁等、械甫送京師斬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

宗久更行陳令幸得從公破賊然有所不喻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令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懦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鬬鬬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先是上每以越盜爲憂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

矣。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表甫爲事。軍需細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

吏非不得

辛讜討龐勛至斗山。賊將帥衆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讜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戳至未。官軍不利。讜命勇士乘小舟入賊艦旁戳栅之下。以搶揭火牛焚之。賊遂潰。

避火船之法

初龐勛怒梁丕殺姚周。使張玄稔代之。以其黨張儒張實等將宿州城中兵數萬拒官軍。承訓攻之不能克。遣辯士招諭之。玄稔嘗戍邊有功。雖脅從

於賊心常憂憤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衆從之乃勒兵斬儒等開門降承訓即宣勑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玄稔復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爲城陷引衆趨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而遣之玄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明日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斬其首將收其兵復得萬人北趨徐州圍之諭城上人曰朝廷惟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柰何爲

賊城守若尚狐疑須臾之間同爲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兵而下

西川人民聞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節度使盧耽與前瀘州刺史楊慶復共脩守具驍勇之士厚給糧賜應募者雲集慶復令各試所能察其勇怯而進退之得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二月蠻合梯衝四面攻城城上以鈎繯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慶復與押牙李驤各帥突將出戰殺傷蠻二千餘人焚其攻具三千餘物而還蜀人素怯其突將新

處變復所獎拔且利於厚賞勇氣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故出無不捷俱懿宗

高駢至劍州先遣使開成都門或諫曰蠻寇逼近萬一豨突奈何駢曰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將成厲疫不可緩也使者至縱民出城各復常業民大悅蠻方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去駢發兵追至大渡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十人脩復卭崍關大渡河諸城柵令罷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

阡能人蜀州境、陳敬瑄以楊行遷等久無功、以押牙高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往代之、未發前一日、執阡能之諜者、仁厚溫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囚其父母妻子、而曰汝諷事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皆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如是、我何忍殺汝、汝歸、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憫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故使尚書救汝汝若投兵迎降當書汝背爲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

賊伏兵清之兵家所少

訴、阡能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謀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聽命、遂遣之、明日引兵發、至雙流、周視塹柵、怒曰、重復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將斬白文現、監軍救免、命悉平塹柵、留兵五百守之、賊伏兵千人於野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諜知之、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賊大喜、爭投兵請降、仁厚悉撫諭、書其背使歸寨中、餘衆爭出降、渾擎走、其衆執之以來、仁厚謂降者曰、

本欲即遣汝歸、然前塗諸寨、未知吾心、或有憂疑、藉汝曹爲我前行、過諸寨、示以背字告諭之、乃取渾擎旗倒繫之、每五十授以一旗、使前走揚旗疾呼曰、羅渾擎巳擒、大軍行至、汝曹速如我出降、立得爲良人無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遏之、衆投瓦石擊之、共舁以獻、仁厚、其衆五千餘人皆降、又明旦、焚寨使降者執旗先驅、一如雙流、至新津、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塹、其衆鈎出之、已死、斬首以獻、

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明日，仁厚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先驅，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於延貢，其衆前夕望新津火光，已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寨奔阡能，其衆皆降，羅夫子奔阡能寨，與之謀，悉衆決戰，未定，執旗先驅者至，能欲出兵，衆皆不應，明旦，諸寨呼噪，爭出，羅夫子自刎，衆挈其首，縛阡能

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寃日久、無所控訴、自謀者還、百姓引領度頃刻如朞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徃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敬瑄梟二首於市、釘阡能羅渾擎句胡僧而剮之、阡能孔目官張榮、屢舉進士不第、歸於能、爲之謀主、仁厚送府釘於馬市、自餘不戮一人、敬瑄牓卭州、賊黨皆釋不問、未幾、卭州刺史申捕獲阡能叔父行全家、請准法、敬瑄以問孔目

音有關係

官唐溪對曰公已牓勿問而刺史復捕之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豈惟使明公失大信竊恐阡能之黨紛紛復起矣敬瑄從之因問其所以然果行全有良田數百刺史欲買之不與故恨之耳敬瑄召刺史將按之刺史以憂死

陳敬瑄遣兵討韓秀昇屈行從皆為所敗江淮貢賦斷絕雲安淯井路不通乏鹽敬瑄乃奏以高仁厚為行軍司馬將兵三千以討之行遇敗兵還走仁厚叱之即日斬都虞侯一人更令脩促部伍召

耆老詢以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而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爲欲涉之狀賊晝夜禦備遣兵挑戰仁厚不應潛遣勇士千人攻焚其寨賊救之不及資糧蕩盡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底相繼皆沉賊惶不能相救仁厚遣兵於要路邀擊且招之賊衆執秀昇行從以降

黄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擊蔡州秦宗權逆戰而敗遂稱臣於巢初陳州刺史趙犨謂將佐曰巢

於天下
當之而
不足以
一州守

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爲之備乃完
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内民家有資糧者
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楷果移兵
擊陳犨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殺獲殆盡擒楷
斬之巢聞之怒與宗權合兵圍之掘塹五重百道
攻之陳人大恐犨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陜州號
爲勁兵况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且殉國
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
開門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州北爲持久之計時

之而有餘道只在豫耳

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爲糧置舂磨寨攻圍三百日迺解去

李克用至汴州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就置酒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醉宣武將楊彦洪密與全忠謀連車塞路發兵圍驛而攻之克用醉不之聞親兵薛志勤史敬思等十餘人格鬬侍者郭景銖扶克用匿牀以水沃其面而告之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須臾烟火四合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志勤扶克用

大誤射
更巧

帥左右數人、踰垣突圍、乘電光而行、汴人扼橋力
戰得脫敬思爲後拒戰死克用縋城得出、全忠誤
射彦洪殺之、克用妻劉氏多智畧左右先歸者以
變告劉氏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
軍以還比明克用至欲勒兵攻全忠、劉氏曰此當
訴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辨其曲直、
且彼得以辭矣克用從之引兵去但移書責全忠、
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
與楊彦洪爲謀彦洪既伏其辜惟公亮察克用乃

還晉陽、

高仁厚至德陽、楊師立遣其將鄭君雄據鹿頭以拒之、堅壁不出、高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寨圍之、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寨、副使楊茂言不能禦、帥衆走、諸寨聞之皆走、仁厚聞之、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爲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開門不敢入、還去、發伏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斬獲甚衆、仁厚念諸寨皆走當死者衆、乃召孔目官張韶諭之曰、爾速遣

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知汝曹逮歸來旦牙參如常勿憂也韶素名長者衆信之皆還惟茂言走至張把仁厚追及之斬言諸將股栗仁厚陳於關下鄭君雄等悉衆出戰仁厚設伏於陳後陽敗走君雄等追之伏發大敗遁歸仁厚遂進圍梓州

賊帥孫喜聚衆數千人攻均州刺史呂曄不知所爲都將馮行襲伏兵江南自乘小舟迎喜謂曰州人得良牧無不歸心然公從卒太多州人懼其剽

掠、尚以爲疑、不若置軍江北、獨與腹心輕騎俱進、行襲請爲前道告諭州人無不服者喜從之既渡江、伏兵發行襲手擊喜斬之、詔以行襲爲刺史、秦彥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畢鐸鄭漢章將之、陳城西延袤數里、楊行密安臥帳中曰賊近告我、諸將以衆寡不敵、欲還李濤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衆且大軍至此、去將安歸、濤願爲前鋒、保爲公破之、行密乃積金帛糧米於一寨、使羸弱守之、多伏精兵於其傍、自將千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

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入寨縱掠伏兵四起俘斬殆盡自是秦彥不敢出俱僖宗

楊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衆十倍於我吾數戰不利欲退保桐宮何如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擒也戴友規曰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淮南士民及自儒軍來降者甚衆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

人心既搖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至是屢破儒兵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行密縱兵擊之儒軍大敗

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有軍士王先成者度諸將惟王宗侃最賢乃往說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以援楊晟使拒朝命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大府而司徒其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以俟招安今軍士掠之而司徒不恤彼將更

語的

勢在步步漸進

就謂行伍紙人

思楊氏矣宗侃惻然不覺屢移其牀前問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是者今諸寨旦出淘虜薄暮乃返曾無守備之意城中萬一有智者爲之畫策伏兵門內望淘虜者稍遠使出奮擊又於三面城下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能無敗乎宗侃矍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爲狀以白王建凡七條一乞招安山中百姓二乞禁諸寨淘虜三乞置招安將選部將謹幹者執兵巡衛四乞招安之事願帖宗侃專掌五乞悉索所虜彭州百

姓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使相從送招安寨敢匿者斬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撫理百姓給帖入山招其親戚七彭土宜麻民未入山多匿藏者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而鬻之以爲資糧必漸復業建得之大喜即行之三日民出山赴寨如歸市久之見村落無抄暴稍辟縣令復其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

楊行密遣李神福等將兵取杭州顧全武等列八寨以拒之神福聲言還師所獲杭俘走還者皆不

追、暮遣羸兵先行、而伏兵青山、全武追之、伏發被
擒、錢鏐聞之驚泣曰、喪我良將、既而久攻不拔、神
鏐所邀、乃遣人守衛鏐祖考丘壟、又
全武通家信、鏐遣使謝之、神福受其犒賂而
還、既而行密遣全武歸以易秦裴、
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議引兵歸河中、指揮使高
季昌劉知俊曰、天下英雄窺此舉一歲矣、今茂貞
已困、奈何捨去、全忠患茂貞堅壁不出、季昌請募
人為諜、入城誘致之、騎士馬景請行、會朱友倫發

此法除外援第

兵於大梁將至當出兵逆之全忠命諸軍牧馬飽士偃旗幟潛伏營中寂如無人景乃詐爲逃亡入城告茂貞曰全忠舉軍遁矣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營請速擊之茂貞開門悉衆攻全忠營全忠鼓於中軍百營俱出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殺傷殆盡茂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奉車駕還京茂貞盡出騎兵於鄜州就芻糧全忠穿蚰蜒壕圍設大鋪鈴架以絕內外

东後竟成名將

平盧節度使王師範、頗好學、以忠義自許、爲治有聲迹、全忠圍鳳翔、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兵入援、師範見之、泣下霑衿曰、吾屬爲帝室藩屏、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雖力不足、當死生以之、時關東兵多從全忠在鳳翔、師範分遣諸將、詐爲貢獻及商販包束兵仗載以小車、入汴徐諸州、西至陝華、期以同日俱發討全忠、適諸州者多事泄被擒、獨行軍司馬劉鄩取兖州、時泰寧節度使葛從周將其兵屯邢州、鄩帥精兵自水竇入據府舍、拜從周

毋、待其妻子以禮、全忠判官裴廸守大梁、師範遣走卒齎書至大梁、見廸色動、廸問知之、不暇白全忠、亟請馬步都指揮使朱友寧、將兵萬餘人東巡兗鄆、召從周於邢州、共攻師範、

田頵與潤州節度使安仁義同舉兵、楊行密使李神福討頵、王茂章討仁義、茂章攻潤州不克、行密使徐溫將兵會之、溫易其衣服旗幟如茂章兵、仁義不知出戰、溫奮擊破之、壽州節度使朱延壽、行密妻弟也、行密素狎侮之、延壽怨怒、陰與頵通謀、

行密乃爲目疾、謂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悉以授三舅、夫人以報延壽、行密又自遣人召延壽至、行密執而斬之、顒遣王檀汪建將水軍逆戰、神福因風縱火焚之、檀建大敗、顒聞之、自將水兵逆戰、神福曰、賊棄城而來、此天亡也、堅壁不戰、遣使告行密請發兵斷其歸路、行密遣臺濛將兵應之、俱昭宗

楊渥遣秦裴將兵擊洪州、軍于蓼洲、諸將請阻水立寨、裴不從、鍾匡時果遣其將劉楚據之、諸將以

答裴、裴曰、匡時驍將獨楚耳、若卒衆守城、不可卒
拔、吾故以要害誘致之耳、破寨執楚、遂圍洪州拔

武備志卷四十三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五代一

李思安等攻潞州久不下亡將校四十餘人士卒以萬計梁主疑晉王克用詐死欲召兵還恐晉人躡之乃議自至澤州應接歸師李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梁主數遣使諭降之嗣昭斬使者梁主欲召兵還諸將以爲李克用死晉兵且退上

黨孤城無援請更留旬月以俟之梁主從之梁夾寨奏晉兵已去梁主以爲援兵不能復來還大梁夾寨亦不復設備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爲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覇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大閱士卒以丁會爲都招討使帥周德威等發晉陽五月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

寨、梁軍無斥堠、將士尚未起、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爲二道、塡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德威至城下、呼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賊已去矣、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爲賊所得、來誑我爾、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絕、城中皆哭、遂開門、梁主聞夾寨不守、大驚、既而嘆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爾、

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洞屋者、攻車也、洞其形如屋、隱兵屋中、推

礮洞屋
北礮法

此人
不

川攻城也、吳越將孫琰置輪於竿首、垂絙投錐以揭之、攻者盡露、礮至、張網以拒之、吳越王鏐遣指揮使錢鏢等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軍張網綴鈴懸水中、魚鱉過皆知之、吳越虞候司馬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入城、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為神、鏐嘗遊府園、見園卒陸仁章樹藝有智而志之、至是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報而返、吳越兵內外合擊淮南兵、大破之、擒其將三十餘人、周本夜遁、

撫州刺史危全諷帥撫信袁吉之兵攻洪州、淮南守兵纔千人、節度使劉威密遣使告急於廣陵、日召僚佐宴飲、全諷聞之、屯象牙潭不敢進、楚王殷遣指揮使彭彥章圍高安以助全諷、徐温問將於嚴可求、可求薦周本、乃以本將兵七千救高安、本以前攻蘇州無功、稱疾不出、可求即其卧內彊起之、本曰、蘇州之役、敵不能勝我、但主將權輕爾、今必見用、願無置副貳、乃可、可求許之、本曰、楚人爲全諷聲援爾、非欲取高安也、吾敗全諷、援兵必還、

乃疾趣象牙潭、或曰、全諷兵強、君宜觀形勢、本曰、賊衆十倍於我、我軍聞之必懼、不若乘其銳而用之、全諷營柵臨溪亘數十里、本隔溪布陣、先使羸兵嘗敵、全諷兵涉溪追之、本乘其半濟、縱兵擊之、全諷兵大潰、本分兵斷其歸路、擒全諷、

梁王景仁等進軍柏鄉、趙王鎔復告急於晉、晉王自將東下、王處直遣將將兵五千以從、至趙州與周德威合、進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騎迫梁營、馳射且詬之、梁將韓勍等將步騎追之、

鎧冑鮮華、光彩炫燿、晉人望之奪氣、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欲燿兵爾、不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徇于軍曰、彼皆汴州屠酤傭販之徒爾、衣鎧雖鮮、十不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乃奇貨不可失也、帥精騎千餘、擊其兩端、獲百餘人、且戰且却、距野河而山、言於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於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

於平原廣野、可以騎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卧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爾、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過褰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邪、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興曰、予方思之、梁兵有降者、詰之、曰、

景仁方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月拔營
退保高邑、
柏鄉比不儲芻、梁兵刈芻自給、晉人抄之、梁兵不
敢出、剉屋茅坐席以飼馬、馬多死、周德威與別將
史建塘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而詬之、王
景仁韓勍怒悉衆而出、德威等轉戰而北至高邑
南、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梁兵橫亘數里、
競前奪橋、鎮定步兵禦之、勢不能支、晉王謂指揮
使李建及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矣、建及力戰卻

之、王登高丘以望曰、梁兵爭進而囂、我兵整而靜、我必勝、戰自巳至午、勝負未決、王謂德威曰、兩軍已合、勢不可離、我之興亡、在此一舉、我爲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昳之後、饑渴内迫、矢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兵乘之、必大捷、今未可也、王乃止、至晡、梁軍未食、果引却、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梁兵驚怖大潰、李存璋

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餉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走、梁之精兵殆盡、河朔大震、

梁主至魏州、命楊師厚李周彝圍棗彊、賀德倫袁象先圍蓚縣、晝夜兼行、抵下博、遇趙將符習引數百騎巡邏、或告曰、晉兵大至矣、梁主棄行幄、亟引兵趣棗彊、與師厚軍合、師厚急攻棗彊、數日不下、城壞復脩、死傷萬數、城中矢石將竭、謀出降、有一卒奮曰、賊自柏鄉喪敗以來、視我鎮人裂眥、今往

勇生於必死信哉

歸之、如自投虎狼之口耳、我請獨往試之、夜縋出
降、周問之、對曰、非半月未易下也、因請一劍
效死、周彝不許、使荷擔從軍、卒得鬬、舉擔擊周彝
首踣地、救至得免、梁主愈怒、命師厚晝夜急攻、欲
屠之、德倫攻蓨、晉將李存審謂史建瑭李嗣肱曰、
吾王方有事幽薊、無兵此來、使賊得蓨、必西侵深
冀、患益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計破之、存審乃引兵
扼下博橋、使建瑭嗣肱分道擒梁軍之樵芻者、獲
數百人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爲我語朱公晉

眾寡所懸

王大軍至矣時梁主引師厚兵攻蓨未及置營建塘嗣肱各將三百騎效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芻者雜行暮至營門縱火大譟弓矢亂發營中大擾不知所爲斷臂者復來曰晉軍大至矣梁主大駭燒營夜遁迷失道委曲行百五十里蓨之耕者皆荷鋤奮挺逐之委棄資械不可勝計旣而復遣騎覘之曰晉軍實未來此乃史先鋒遊騎爾梁王慙憤病遂增劇（俱梁主朱全忠）

梁以王景仁爲淮南招討使將兵萬餘侵廬壽吳

愚其士卒此之謂也

徐溫朱瑾帥諸將拒之、遇於趙步、徵兵未集、溫戰不勝而却、景仁乘之、吳吏士皆失色、將軍陳紹援槍大呼曰、誘敵大深可以進矣、躍馬還鬬、衆隨之、梁兵乃退、溫賜之金帛、紹悉以分麾下、吳兵既集、復戰於霍丘、梁兵大敗、梁之渡淮而南也、表其可涉之津、霍丘守將朱景浮表於木、徙置深淵、及梁兵敗還、視表而涉、溺死者大半、

貝州刺史張源德、北結滄德、南連劉鄩以拒晉、數斷鎮定糧道、或說晉王請先取源德、東兼滄景則

海壖之地、皆爲我有、晉主曰、不然、貝州城堅兵多、未易猝攻德州隸於滄州而無備、若得而戍之、則滄貝不得往來、二壘既孤、然後可取、乃遣騎五百、晝夜兼行、襲德州克之、

劉鄩圍晉陽、誡衆曰、有病者殺而焚之、三軍咸稱不病、及退、因選精卒殿後、徐徐而行、至石會關、留數馬及旌旗虛實於蔦𦊓之上、晉人疑有伏兵、遂不敢追、時服其謀、

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襲取之、乃潛

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遣騎覘之、時見旗幟循堞往來、晉王曰、吾聞劉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爲人、執旗乘驢在城上爾、晉王曰、鄩長於襲人、短於决戰、計彼纔及山下、亟發兵追之、會陰雨積旬、道險泥深、士卒腹疾足腫、墜崖谷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恩倍道先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爲備、鄩糧盡、又聞晉有備、追兵在後、衆懼將潰、鄩諭之曰、今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

不則以死報君親爾衆泣而止周德威聞鄩西上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鄩已整衆下山屯於宗城馬死殆半知臨淸有蓄積欲據之以絕晉糧道德威急追至南宮擒其斥堠者斷腕而縱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淸矣詰朝略鄩營而返入臨淸鄩引軍趨貝州軍堂邑德威攻之不克翌日軍于莘縣塹而守之

魏博兵亂賀德倫降晉莊宗入魏梁將劉鄩乃軍於莘縣增壘浚池自莘及河築甬道餉梁帝詔鄩

出戰曰晉兵未易輕擊俟彼進取苟得機變豈敢坐滋患害帝又遣使問鄴以決勝之策對曰臣無奇謀但人給十斛糧盡乃破敵帝怒曰將軍留米將療饑耶又遣中使督戰鄴謂諸校曰大將專征君命有所不受臨機致變安可預謀今揣彼白氣盛難可輕充諸君以爲何如衆皆欲戰鄴默焉乃復召諸將列坐軍門人給河水一杯因命飲之衆未測其意或飲或辭鄴曰一杯之難若是滔滔河流可勝旣乎衆皆失色時莊宗以兵壓鄴管亦不

出帝又數遣人促之鄴以萬人薄其營俘獲甚衆少頃晉兵繼至鄴退復戰於故元城莊宗與符彥卿李存勗夾攻鄴兵大敗

吳主遺契丹主阿保機以猛火油此油燃火得水愈熾可以攻城阿保機大喜即選騎欲攻幽州述律后哂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爲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乃止至是盧文進引契丹兵急攻新

州刺史安金全棄城走、周德威合河東鎮定之兵攻之、旬日不克、阿保機帥衆三十萬救之、德威大敗奔歸、

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等步騎七萬、會於易州、李存審曰、虜衆我寡、虜多騎、我多步、我不利於平原、嗣源曰、虜無輜重、我行必載糧、設平原而虜抄吾糧、我先自潰也、莫若自山中潛趣幽州、遇虜則據險拒之、遂踰嶺而東、嗣源與從珂將三千騎爲前鋒、距幽州六十里遇契丹、力戰

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躍馬奮撾三入其陣斬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始却存審命步兵伐木為鹿角人持一枝則成寨契丹騎過寨寨中發萬弩射之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陣待前存審戒步兵陣於後勿動先命羸兵曳柴燃草以進鼓譟合戰趣後陣乘之斬契丹萬計幽州圍解

晉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軍尚全輕行徼利未見其福毀營而進衆號十萬環亦棄

武筆之利易見向言怯節

營而踵之、至胡柳陂、候者言梁兵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使不得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曰、公何怯也、即以親兵先出、德威不得已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賀瓌結陳而至、横亘數十里、晉軍望見梁旗幟、驚潰、幽州兵已亂、德威不能制、

父子皆死、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丘、收散丘至日中、軍復振、陂中有土山、賀瓌引兵據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卽引騎兵先登、李從珂王建及以步卒繼之、遂奪其山、日向晡、賀瓌陳於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爲諸軍未盡集、不若斂兵還營、詰朝復戰、閻寶曰、梁騎兵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有歸志、我乘高趣下、破之必矣、今深入敵境、偏師不利、若復引退、必爲所乘、諸軍未集者、聞梁再勝、必不戰自潰、

與德威
嗣見

凡決戰料敵惟觀情勢情勢已得斷在不疑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勝縱收餘衆北歸河朔非王有也李嗣昭曰賊無營壘日晚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我若歛兵還營彼歸整衆復來勝負未可知也建及擐甲横槊而進曰王但登山觀臣爲王破賊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陳諸軍繼之梁兵大敗死亡者幾三萬人晉王還營聞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是吾罪也梁敗卒

不滿千人、

吳越王鏐遣其子副大使傳瓘擊吳、吳遣將彭彥章陳汾拒之、戰於狼山、吳船乘風而進、傳瓘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傳瓘使散沙於已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爲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

賀瓌攻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笮聯艨艟十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戰格、橫於河流、以斷晉救兵、

晉王自引兵救之、不能進、遣善游者入城、守將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艨艟者、衆莫知爲計、李建及請選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閒、斧其竹笮、又以木罌載薪沃油、燃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鼓譟攻之、艨艟隨流、梁兵焚溺者大半、晉兵乃得度、環解圍走、

吳越王鏐遣錢傳瓘將兵三萬攻吳常州、徐溫帥諸將拒之、戰於無錫、會溫病熱、不能治軍、吳越攻

賢者所難翻者能之

中軍陳彥謙遷中軍旗鼓於左取貌類溫者擐甲
胄號令軍事吳越兵敗殺其將何逢斬首萬級傳
瓘遁去溫募生獲叛將陳紹者賞錢百萬獲之紹
勇而多謀溫復使之典兵初吳將曹筠亦奔吳越
溫厚遇其妻子遣間使告之曰使汝不得志而去
吾之過也及是役筠復奔吳溫自數昔日不用筠
言者三而不問其罪歸其田宅復其軍職筠內愧
而卒知誥請帥步卒二千易吳越旗幟鎧仗躡敗
卒而東襲取蘇州溫曰爾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

未暇如汝言、遂引兵還、
契丹屢寇晉幽州、衛州爲梁所取、潞州內叛、人情
岌岌以爲梁未可取、唐主患之、會鄆州將盧順密
來奔言曰鄆州守兵不滿千人可襲取也、郭崇韜
等皆以爲不可、唐主密召李嗣源謀之曰梁人志
在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
可取乎、嗣源自胡柳有渡河之敗、常欲立奇功以
補過、對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以勝、
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唐主悅

遣嗣源將精兵五千趣鄆州日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渡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啓關納外兵進攻牙城拔之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唐主大喜曰總管眞奇才吾事集矣卽以爲天平節度使梁主大懼遣使詰讓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令進戰

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內靴中入見梁主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彊

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縊梁主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王彥章爲大將不可救也梁主從之以彥章爲招討使仍以段凝爲副唐主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鐵鎗勇決宜謹備之守殷王幼時所役蒼頭也五月遣使徵兵於吳徐溫欲持兩端遣兵循海助其勝者嚴可求不可乃止梁主召王彥章問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

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彦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爲備、舟中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彦章引兵急擊南城、破之、適三日、守殷救之不及、彦章進攻諸寨、皆拔之、聲勢大振、唐主遣宦者焦彦賓急趣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北城、撤屋爲栰、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王彦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每遇灣曲、輒於中流交鬬、一日百戰、互

正欲養兵力耳

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半彥章以十萬衆攻楊劉城垂陷者數四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退屯南城唐主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何憂日行六十里不廢畋獵六月至楊劉梁兵塹壘不可入唐王問計於郭崇韜對曰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應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薄我城不能就願募死士日挑戰以綴之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河北聲問不通人心漸離不保朝夕會梁將

康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
梁、嗣源遣押牙范延光送延孝蠟書、延光因言於
唐主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唐主遣崇韜
將萬人夜發渡河築之、晝夜不息、自與梁人晝夜
苦戰、崇韜築城六日、彥章聞之、將兵數萬馳至急
攻時板築僅畢、未有守備、崇韜慰諭士卒、以身先
之、四面拒戰、唐主引大軍救之、彥章退保鄒家口、
鄆州奏報始通、李嗣源請正朱守源覆軍之罪、不
從、七月唐主引兵南、彥章等復趣楊劉、李紹榮直

以一人對一人止堪相抵又自東之邪

抵梁營、擒其斥堠、又以火栰焚其連艦、彥章等走保楊村、唐兵追擊之、梁兵前後死者且萬人、楊劉圍解、城中無食已三日矣、梁主恐彥章成功難制、徵還大梁、

唐主引兵屯朝城、康延孝來奔、唐主解錦袍玉帶賜之、以爲招討指揮使、問以梁事、對曰、聞欲數道出兵、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勇蓄力以待其分、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唐主

大悅、
唐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租庸副使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益少、澤潞未下、契丹屢寇瀛涿、又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唐主深以爲憂、召諸將會議、李紹宏等皆以爲鄆州難守、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與之約和、休兵息民、更圖後舉、唐主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欲雪家國讐耻、今已正尊號、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

能守而棄之、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衆散、雖畫河爲境、誰爲陛下守之、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巳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決河自固、恃此不復爲備、凝非將材、不足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守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不登、軍將盡、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人、在陛下勿疑耳、唐主曰、此正合朕志、

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吾行決矣、司天奏天道不利、不聽、王彥章將攻鄆州、李嗣源遣從珂逆戰、敗其前鋒、彥章退保中都、捷奏至、唐主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命將士悉遣其歸家、又遣夫人劉氏、皇子繼岌歸、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濟河至鄆州、中夜進軍、以李嗣源為先鋒、遇梁兵、一戰大捷、追至中都、梁兵潰、追殺無筭、彥章走、將軍李紹奇追章、章重傷馬躓被擒、唐主舉酒屬嗣源曰、今日之功、

至此尚欲觀戰詳

公與崇韜之力也、鄩從紹宏輩語大事去矣、謂諸將曰、鄩所患惟彥章、今已就擒、是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何向而可、諸將以爲東方諸鎭兵、皆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以天威臨之、無不下者、若先廣地東傅於海、然後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亦未之知、就使有人走告之、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卽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須自白馬南渡、舟楫亦難猝、此去大梁至近無

險、方陳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爲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唐主從之、令下、諸軍踴躍、嗣源是夕遂行、明日、唐主發中都、越二日、至曹州、梁守將降、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爲、置傳國寶臥內、忽失之、已爲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梁主命皇甫麟斷其首、梁亡、 以上俱梁主瑱

武備志卷四十四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五代二

楚王殷遣六軍使袁詮、副使王環、監軍馬希瞻將水軍擊荊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希瞻夜匿戰艦數十於港中詰旦合戰出戰艦橫擊之季興大敗、進逼江陵、季興請和、乃還、殷讓環不遂取荊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之

以爲吾捍蔽殷悅環每戰身先士卒與衆同甘苦嘗置鍼藥於座右戰罷索傷者於帳前自傅治之士卒隸環麾下者相賀故所向有功

吳雄武軍使苗璘統軍王彦章將水軍攻楚岳州楚王殷遣許德勳將戰艦千艘禦之德勳曰吳人掩吾不備見大軍必懼而走乃潛軍角子湖使王環夜帥戰艦二百屯楊林浦絕吳歸路遲明吳人進軍江口德勳命虞候詹信以輕舟三百出吳軍後德勳以大軍當其前夾擊之虜璘及彦章以歸

石敬瑭入散關、先是兩川牙內指揮使龎福誠謝鍠屯來蘇村、聞劒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劒州、則二蜀勢危矣、遂引部兵千餘人、間道趣劒州、始至、官軍萬餘人、自北山而下、會日暮、二人謀曰、衆寡不敵、逮明則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譟於官軍營後、鍠帥餘衆操短兵、自其前急擊之、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劒門、十餘日不出、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弘贄等克劒門、徑據劒州、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棄閬州

奔還我亦須解遂州之圍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今迺焚毀劍州運糧東歸劍門頓兵不進吾事濟矣董璋遣將兵三千會李肇等分屯劍州

董璋會諸將謀襲成都自將破白楊林鎮聲勢甚盛孟知祥憂之趙季良曰璋為人勇而無恩士卒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擒矣今不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皆在前鋒公直以羸兵誘之以勁兵待之始雖小衂後必大捷璋素有威名今

舉兵暴至人心危懼公當自出以强衆心趙廷隱亦以爲然乃以廷隱爲都部署將三萬人拒之五月朔入辭璋檄至又有遺李良廷隱及李肇書誣之云與巳通謀廷隱不覩投之於地曰不過爲反間欲令公殺副使與廷隱耳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濟矣及戰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璋與騎遁去追斬之董璋之起兵也范延光言於唐王曰若兩川併於一賊取之益難宜及其交爭早圖之唐主以爲然未幾聞璋敗死延光曰知祥雖據全蜀

然士卒皆東方人知祥恐其思歸爲變亦欲倚朝廷之重以威其衆陛下不屈意撫之彼則無從自新唐主曰知祥吾故人爲人離間至此何屈意之有乃遣供奉官李存環賜知祥詔知祥拜泣受詔上表謝罪自是稱藩然益驕倨矣以上俱唐明宗

契丹主將五萬騎自揚武谷而南至晉陽陳於虎北口先遣人謂敬塘曰吾欲今日即破賊可乎敬塘遣人馳告曰南軍甚厚請俟明日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塘乃遣劉

忍兵刻此較前其與狄設

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陳、唐兵逐之、至汾曲、契丹伏兵起、衝唐兵斷而為二、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死者近萬人、是夕敬塘出見契丹主、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得進、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既相接、我氣方銳、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

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塘歎服、唐潞王

杜威等諸軍會于定州、攻契丹泰州、降之、取滿城、獲契丹二千人、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還至虎北口、聞晉取泰州、復擁衆南向、約八萬餘騎、計來夕當至、威等懼、退至陽城、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晉軍陣而南、至白團衛村、埋鹿角為行寨、契丹回兵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夕東北風大起、營中

掘井輒崩人馬俱渴至曙風甚契丹主坐奚車中命鐵鷂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内莫測多少惟力鬭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即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威曰令公善守禦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排陣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回與戰彥澤亦以爲然右廂副使藥元福謂彥澤曰今軍中饑渴已甚若

俟風回吾屬已爲虜矣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
出其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都排陣使符彥
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殉國乃與彥澤元
福及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諸將繼至契丹
却數百步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
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
守貞亦領步兵盡拔鹿角出鬬步騎俱進逐北二
十餘里鐵鷂既下馬倉皇不能復上委棄馬伏蔽
地契丹主乘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急獲一橐駞乘

之得脫、

契丹主大舉入寇、趣恒州、杜威等聞之、將自冀貝而南、張彥澤時在恒州、引兵會之、言契丹可破之狀、威等乃復趣恒州、以彥澤爲前鋒、與契丹夾滹沱而軍、契丹恐晉軍急渡滹沱、與恒州合勢、議引兵還、及聞晉軍築壘爲持久之計、遂不去、磁州刺史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斫虜營而

人表裏合勢虜必逃遁諸將皆以爲然獨杜威不可遣穀出督懷孟軍糧契丹以大兵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蕭翰將百騎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樵采者遇之盡爲所掠以上俱晉主重貴

劉智遠集羣臣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攻取鎭魏智遠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傍無應援若羣盜合勢共擊我軍糧餉道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澁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

晉相繼款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汴
定矣，智遠曰，卿言是也，詔諭諸道，以太原尹崇爲
北京留守，漢主暠
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
節度使扈彥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爲主，守貞
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
前，守貞犄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
白文珂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
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

隊下來　衆將從

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焉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常受其恩施謂其至則叩城奉迎既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至城下揚旗伐鼓踊躍詬譟守貞失色諸將急欲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鬬好施屢立戰功况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憑城而鬬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俟城中無食然後進梯衝以

逼之、飛書檄以招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報、況烏合之衆乎、思綰景崇、但分兵以縻之不足慮也、乃發民夫二萬築連城圍之、又謂諸將曰、守貞有輕我心、故敢反、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仆鼓、但循河設火舖、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艤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守貞如坐網中矣、

王景崇遣兵出西門、趙暉擊破之、遂取西關城、景崇退守大城、暉塹而圍之、數挑戰不出、暉潛遣千

餘人擐甲執兵效蜀旗幟循南山而下令諸軍聲言蜀兵至矣景崇果遣兵數千出迎之暉設伏掩擊盡殪之自是景崇不敢出

李守貞之欲攻河西柵也先遣人出酤酒於村墅或貰與不責其直邏騎多醉由是河中兵得潛行入寨威乃下令將士非犒宴毋得私飲愛將李審晨少飲酒威怒曰汝爲吾帳下首違軍令何以齊衆立斬以徇俱漢隱帝

龍武都虞侯柴克宏再用之子也沉默好施不事

家産、雖典宿衛、日與賓客博奕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爲非將帥才、至是吳越攻常州、請効死行陳、其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爲將、唐主乃以爲右武衛將軍、使救常州、時唐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數千人皆羸老、李徵古復以鎧仗之朽蠹者給之、克宏訴於徵古、徵古慢罵之、衆皆憤怒、克宏活然、至潤州、徵古遣使召克宏、以宋匡業代之、元帥宏冀謂克宏、君但前戰、吾當論奏、乃奏克宏才略、可以成功、常州危在旦暮、不宜中易主將、克宏引

兵徑趣常州徽古復遣使召之克宏曰吾計日破賊汝來召吾必姦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樞密命而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乃蒙船以幕甲兵其中襲吳越營大破之斬首萬級周世宗